

翻 譯 小 文 庫

第 一 種

過 客 之 花

亞 米 契 斯 著

巴 金 譯



歌 集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主



亞米契斯像

翻譯小文庫

第 種

亞米契斯著

巴金譯

過客之花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

## 譯者序

這篇劇本是三年前翻譯的，當初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的時候，我曾在譯文的前面寫了下面的引言：

「本劇的著者亞米契斯（*E. Amicis*）就是寫了愛的教育的意大利著作家。本劇是他晚年的著作，於一九〇六年（即他臨死前二年）寫成，這年四月羅馬上演時，曾得着絕大的成



功。同年八月在日內瓦舉行的萬國世界語大會中，曾將本劇用世界語演過。我是根據這年在巴塞爾（Basel）出版的世界語譯本重譯出來的。原題爲 *La Floro de la Pasinto*。

「世界語譯者 Rosa Junck 女士在她的譯本前面印了一句獻辭是：

「獻給亞米契斯，靠了他的高貴的感情，不幸的人得以恢復勇氣；靠了他的教訓，殘酷得以變爲善行。」

「重譯者也是懷了這同樣的心情來譯這書的，我願將我的譯文獻給我的世界語同志們。」

這些話就在現今我也覺得並沒有說錯。不過我這時候的心

情却多少有點不同了。我要把這意思發揮出來也許可以寫成一本書，在這序文裏是完全不適用的。在亞米契斯與我的思想之間顯然有一道鴻溝，但這並不能阻止我讀愛的教育而不受感動，同樣也不能阻止我譯出這篇劇本。不過照我的意思在安娜與阿爾背脫中間沒有什麼「永別」的理由，我實在不明白爲什麼阿爾背脫就不應該和安娜再見，爲什麼就應該讓安娜在宗教的信仰中度她的最後的日子。

然而不管怎樣，這究竟是一篇可以一讀的劇本。我之所以愛牠，是因爲牠給我們展示了一幅貧窮與不幸的圖畫，而這圖畫又是用另一種筆調繪出來的。這在聰明的讀者當然可以領會到，用

不着我在這裏詳細地解說了。

單行本付印的時候我曾將譯文大略校閱了一下，改易了幾個字。一兩處從前疑心原書印錯（我根據的這板本常有錯字）而依自己的意思改譯的；現在覺得還沒有更適當的譯法，便也一仍其舊。

一九三三年一月巴金

以上是六年前寫的短序，最近翻看這本小書，覺得還可以重印，便費了一天的工夫把牠修改一遍，改的地方不少，可以說是重譯，不過原文不在手邊，無法逐字校閱，或許仍有錯誤的地方也未可知。

一九三九年九月譯者

過客之花





## 人物

安娜·狄尼（四十六歲，頭髮作淡灰色。她的身體很弱，不過她的面貌上還留着青春的痕跡，她的一舉一動，都帶着貴族女子的優雅的姿態，這和她現在貧困屈辱的環境以及樸素的服飾不相配合。）

阿爾背脫·喬治（四十六歲，灰色頭髮，嚴肅的表情；衣服都麗，然而舉止又像一個憂鬱厭倦的人那樣地隨便。）

沙基醫生 (與阿爾肯脫同年。)

房東 (約四十歲，裝飾得和少年公子一樣地漂亮。)

布魯尼 (年齡在三四十歲之間，汗衫工廠的店員；衣服很不講究，頭上戴

着一頂壞的軟帽，外貌和舉動都使人討厭。)

羅沙 (年老的女僕)

看門人

賣菜的婦人

## 地 點

一間窮人住的小屋，右邊裏裏有一道門，左邊角裏放着一張鐵牀，完全白色，沒有什麼裝飾，牆上掛着一個黑十字架，裝飾着橄欖樹枝，在牀與門之間還放着一隻衣箱，衣箱上面有一個小小的聖母像，一邊放着小的聖水瓶，一邊放着一小盆花。左邊牆壁有一扇小門，通入那間小小的廚房；門邊立着一個碗櫃，櫥旁又放着一個洗衣用的小盆，右邊牆上有一個壁爐，但沒有升

火壁爐上貼着一張印刷的阿爾背脫的肖像，屋子中央有一張小桌，桌上放着一堆汗衫，一件繡貨，一個放縫紉用具的小籃子，一隻燭臺，一瓶墨水，一些紙。屋裏的陳設看起來雖簡陋，卻是非常清潔。

第一場 安娜

安娜

(一面在掃地)我本不應該爲了這樣小的事情去麻煩醫

生……可是他給我的藥和我很不相宜……盼望羅沙沒有

把我的話傳錯，對他說：『隨你方便，如果在這幾天早晨你有

事情要到這一帶地方，就請你順便到這兒來……』那就好

了。

## 第二場 安娜與羅沙

羅沙 (走到門前) 安娜太太! 請你發善心; 我的太太想下牀來;

她請你上去一會兒, 給我幫忙把她擡到安樂椅上去。

安娜 (把掃帚放到牆角) 要是——要是醫生來呢?——

羅沙 像你上次那樣, 給他留個條子在椅子上罷。

安娜 我倒沒有想到那上面去。(她走到桌子前面坐下, 拿了一張紙

條寫起字來，像不常寫字的人那樣，一面慢慢地寫，一面口裏念着：「醫生先生，請原諒我，我立刻就來。」她站起來，把椅子移在離門口有三分之一步的光景，然後把紙條放在椅子上面。她們兩人很快地走出去了。她們在樓梯上說話的聲音還可以聽見。）

安娜 我來了！

羅沙 我們在這兒，太太，我們來了！

〔舞臺上這時候沒有一個人，過了一刻醫生來了。〕



## 第三場 醫生

醫生

(走進來，向周圍一看，忽然看見紙條，便拿起來讀)她一定是到

那個瘋癱的婦人那兒去了。……那個可憐的婦人……她對

她的鄰居也太好了。(看着火爐，然後再向四周看)要是她自

己在這冰窟裏不會得着瘋癱病，那麼在她就是萬幸了。(他

從衣袋裏取出報紙來，正在閱讀，有人在外面敲門。)

第四場 醫生和房東

房東 (在外面) 我可以進來嗎?

醫生 請便。

房東 (驚奇) 你在這兒?

醫生 哈, 對了! 難道你不也在這兒?

房東 可是我是房東。

醫生 我是醫生，我到這兒的目的是比你的目的要高尙得多。你是來要錢，我却是來做好事的。

房東 這一次，却不是。

醫生 那麼你是來搬什麼東西去吧？

房東 不，我是來——我不是來拿什麼東西去的；我是來向我的房客說，她不必耽心這一季的房錢，她再遲一些時候付房錢也可以……

醫生 那麼你也是來醫病的，朋友，請原諒我。太太出去了，一會兒就會回來，她一定到那個患病的隣居那兒去了。

房東 這就是她的事？

醫生 這就夠讓人尊敬她了；然而她還有別的事呢。

房東 去聽『彌撒』。

醫生 她還要作工。這就是那繡貨，她的眼睛就快要瞎在這上面了。（指着桌上的繡貨）你是知道的；你不會對那個不勞動只知道禱告的婦人做慷慨的事。你想她靠着她丈夫留給她的每年三百法郎，怎麼能夠活下去？而且她剛剛徼倖從大病裏逃出來。

房東 因為這個緣故，我才到這兒來，——並不拿什麼東西。

醫生 那麼，你爲什麼又要做『靡非斯特』呢？

● 靡非斯特，魔鬼名，讀過歌德的浮士德的人便知道。——譯者

房東 因為我本來就是他。

醫生 那麼把他的名字高聲叫出來！

房東 你損害了我的名譽。（他看錶）……我去了。請你把我的

話轉達給『太太』。（他正要出去，忽然看見牆上貼着的阿爾背

脫的肖像，便站住了。）這兒——阿爾背脫·喬治的像！（走近

像前去看）從畫報上剪下來的。奇怪，我從前都沒有見着。

醫生 牠在這屋裏貼了好幾年了；不過以前貼在牆角。

房東 呵呵……我想起牠來倒好！明天的紀念碑揭幕禮阿爾背

脫·喬治不到場嗎？

醫生 已經請了他了。在市長的邀請以外，我又以幼時友伴的資

格，加上我的熱烈的請求。他在這兒會得到盛大的歡迎，這或者多少可以報償他從前受到的猛烈的攻擊。他答應了，但後來又改了主意，他另寫道：『也許。』當他寫『也許』的時候，這就是表示他一定不會來了。我並不覺得奇怪。自從他年青時候離開這個地方以後，他在後來的三十年中間只祕密地回來過三次，而且只見到很少的朋友。

房東 這一個小小的省城！大人物總討厭他自己出生的小地方！  
醫生 不是這樣！在這兒，他在一年中間失掉了他的父母，他的家人就在這兒分散了；這兒給他留下悲慘的記憶是太多了。

房東 你是他熱心的崇拜者。

醫生 不，我是他的忠誠的友人。

房東 那麼，我就讓你陪着他的像罷。（又回來）然而究竟是怪事：爲什麼阿爾背脫·喬治的像會貼在這兒呢？我想不到我的房客還是一個愛好文學的人。她好像連寫字也不十分會的。

醫生 這和文學沒有一點關係，你完全不曉得……不錯，你太年輕了。然而告訴你，倒也是好的。（他在以下的敘述中不時望着房門）在三十年前，阿爾背脫還是一個十六歲的漂亮青年的時候，他狂熱地愛上了一個和他的年齡相同的貧家姑娘，她也愛他，回答了他的愛……

房東 怎樣地回答呢？

醫生 誠實地，坦白地，或者在街上遇見時用眼光，或者用幾封書信，或者用她的小妹妹傳話，有幾次他放學她下工，他們在巷子裏屋門前遇着，兩人在那兒停留了幾分鐘，在那時候她也曾用過嘴回答他的愛，這愛情是狂熱的……（房東望着醫生）但也是純潔的。這愛情在中學裏產生，在大學裏就死了，那時候阿爾背脫搬到城內他的哥哥們的家裏去了。過了幾年，那個姑娘嫁給一個心身都不健全的窮店員，可是阿爾背脫，你知道，他成了名。她的丈夫死了，阿爾背脫也在米蘭結了婚。這個寡婦從此便信了教；然而她從來不會忘記過她的初戀，這



愛情在她的記憶中就變成了對於那個成名的青年的虔誠崇拜。這就是她應該把他的像貼在這兒的原因。

房東 情人的像，她，一個信教的婦人！

醫生 胡說！這不是愛人的像，這是真誠愛情的影像，這是她青春時代的黃金一般的紀念物……

房東 這沒有什麼關係，我覺得很有趣的，很有詩意。她還和他來

往——

第五場 前人與羅沙

羅沙 (走到門口) 呵，醫生先生，真對不起！安娜太太說在兩分鐘

以內她就下來，因為我的太太無論如何定要她幫忙……只

有兩分鐘！

醫生 告訴她，叫她只管做她的事，我現在要走了，過一刻鐘我再  
來。

羅沙

醫生先生，真是感謝得很。

第六場 醫生與房東

房東 她還和他來往嗎？

醫生 她以後就沒有再見過他一面。在這許多年中間，或是遇着他家裏有什麼不幸事情，或是遇着他得到成功，她便寫了幾行字寄給他，並不署名。有時寫的是讚美歌裏面的詩句，有時是教皇的名言，有時是從聖經裏面摘出來的安慰和勸勉的

句子；這些充滿了愛的語言並不是一個女人的語言，這是靈魂的語言；我並不說她不希望再看見他，然而在這些信裏她卻從沒有提過或者暗示過要和他見面；這好像一個母親，一個姊姊從另一個世界裏向他說話一樣。

房東（在醫生閉口後寧靜片刻，忽然問）她從前漂亮嗎？

醫生 你這信那教的！你這壞人……不，她並不漂亮；不過我想起來了，她的舉止是優美的，她的表情是善良可愛的，手足是很活潑靈敏的，兩隻眼睛明亮得像兩顆明星。

房東 我從前見過她。可是她如今稍微改變了一點，這種奇怪的崇拜偉人的女人！

醫生 你不懂得，自然她不能夠了解他的思想，也不能夠了解他的藝術。然而她知道他的名聲傳遍各處，這就是他的力量；她又恐怕這名聲會給他帶來痛苦，而且充滿着危險；她聽說他不信教；她希望他有信仰，可以使他強健，使他安靜；她替他禱告，要上帝勸告他，給他和平。這是美麗的事。

房東 這是他告訴你的嗎？

醫生 這是多年前的事情；我很久就沒有看見他了。

房東 他回過她的信嗎？我願意知道他們兩人中間的關係，因為我想爲着這個向——官廳推薦她——（他一面指鈕孔，說

出「十字章」來。）

醫生 他回過她幾次信，謝謝你的好意。

房東 我不喜歡那個人。

醫生 這並不是審判。

房東 在政治的領袖裏面，他這個人總是只做錯事。

醫生 公平地說，工作是微弱的，思想是偉大的，心是忠誠無私的；政治家倒下了，可是思想家還直立着，而且會立得更高的。如今別人對他的攻擊都是不公道的，卑鄙的。他的錯，他已經償還了。他有家；然而他的妻子瘋了，一個女兒悲慘地死了，還有一個在美洲結婚。他還是孤獨的。固然他成了名，但是人却是很不幸的。難道這還不能使你滿足嗎？

房東 滿足了，因此我要去了。請把我的話轉告太太。（離門口還有  
三步）也許因為她是成名友人的愛人，這個緣故——所以  
你這許久都是白白地給她醫病，不收費嗎？

醫生 也許是這樣，不過對那些並不是我任何友人的愛人的女  
子，我也一樣地不收費的。

房東（低聲）好像她們都是他的愛人。



## 第七場 醫生與安娜

(房東在門外遇着正走回來的安娜。從開着的門可以望見他們兩人站在平臺上，還可以聽見房東的聲音。)

房東 我來向你說，你不要耽心你的房錢，你方便的時候再繳房錢好了。(接着便是安娜的非常感謝的聲音。)

安娜 (跑進屋裏，向着醫生那裏去) 呵，醫生先生！我真不好意思，真

對不起，真對不起！可是你爲什麼立刻就來呢？我叫人告訴你，要你有事情走過這一帶地方的時候順便到這兒來。

醫生 不要客氣了！我再沒有時間耽擱了。你找我有什麼事情？

安娜 倘使你肯給我治這病的另一個藥方，那就感謝不盡了，因爲你上次給我的藥是不能吃的。

醫生 你就再忍一次也不成嗎？

安娜 再一次也不成，我的身體太壞了。

醫生 這只是一個試驗。（他坐在桌子旁邊）立刻就會好起來的。我們要給安娜太太一點更適意的東西。

安娜 （微笑）安娜太太！

醫生（起身）一樣的分量，一樣的鐘點，你記住！要當心睡眠！  
在我去了。

安娜（送醫生到門口）真是感謝得很！（把頭伸到門外，高叫）醫  
生先生，當心第二層第三級的樓梯破了。

第八場 安娜

安娜

(一個人坐在桌子旁邊)現在還是做工罷!(她戴上眼鏡,開

始在汗衫上做出紐孔)我本來想上星期就把這個弄完的!我的運氣多不好!只要基亞利先生能夠忍耐就好了。我的心臟得砰砰地跳,恐怕有一天他會用兇狠手段對付我的。我的可憐的眼睛,牠們再不會是從前那樣的了。——而且(她搓她的

手) 在這樣冷的天氣——(她繼續做活。)

(有人在外面敲門。)

安娜  
請進來!

第九場 · 安娜與看門人

看門人 (開了門,向屋裏看) 呵!你在家。下邊有一位先生要我來

看你是不是在家。

安娜 他是誰?

看門人 我不知道,他也沒有告訴我。這是一位穿皮外套的先生。

我去請他上來,好嗎?

安娜 穿皮外套的先生！（她站起來。）

看門人 我又不能夠要他把皮外套脫掉！

安娜 但是——還是我自己下去罷。

看門人 呵，好！你想在樓梯上接待他嗎？

安娜 那麼還是請他上來罷。

## 第十場 安娜與阿爾背脫

安娜 (取下眼鏡) 這是誰呢? ——什麼慈善團體的先生嗎?  
又不曾要求過什麼,天呀,這樣子怎麼能見客呢? (她急忙把她的衣服,頭髮,整理了一下,走到門口,有人在外面敲門,她開了門,然後站在旁邊。)

阿爾背脫 (直立在門口,恭敬地脫下帽子,寧靜片刻,好像在歇息,一面



望着她過後用一種感動的、戰抖的低聲問：你是安娜·狄尼太太嗎？

安娜（惶惑地望着他）……你有什麼吩咐？

阿爾背脫（略有點畏怯）……你不認得我？

安娜（嘶聲叫道）阿爾背脫！（她向後退，靠着椅背）阿爾背脫……

……喬治先生……原諒我……是你嗎？上帝呀，這是真的嗎？

阿爾背脫 是我……安娜。

安娜 你……到我這兒來？

阿爾背脫（略略低下頭，向前走了幾步，帶着憂鬱的聲音說）我現在

到了這樣的年歲了，人一到了這樣的年歲，便會回想起年青

時候的一切……我現在到了這樣的時期了，人在這種時候對於那些曾經愛過他們的人會感到更深的謝意，我要來和那個人——那個這許多年來遠遠地用禱告和祝福陪伴着我的善良的人再見一面，再見她一面，向她說一聲『謝謝』並且來求她原諒。

安娜（惶惑貌）原諒……天呀！爲着什麼呢？

阿爾背脫 爲着三十年來的罪過。

安娜 呵！我明白了。呵，喬治先生，你說些什麼？我發誓，我從沒有在心裏責備過你一次，我是一個貧家的女孩，又沒有受過教育……而且我錯了，我自己不該妄想……

阿爾背脫 安娜，然而我允許過你。

安娜 (急忙說) 你的允許是真誠的，不過你不能實行罷了。

阿爾背脫 我的好安娜！

安娜 然而現在說起來，我還是害羞得很！(快活貌) 天呀！這不

是夢嗎？真是他嗎？真正是他！我連椅子也不讓你坐。我真是發

昏了！(用圍裙拭去椅子上的灰塵) 喬治先生，請坐罷……請

坐一刻……

(阿爾背脫仍站着，他走近她的身邊，要握她的手；她畏縮地向後面

退，然後她把手伸給他，他注意地看她的臉。安娜低着頭，好像害羞她自

己改變成了這樣子。

安娜 (謙卑地說) 過了這許多年了。

阿爾背脫 (非常溫柔地) 聽見你的聲音,再見到你那和當年一樣溫柔,一樣良善的微笑,……在我好像這許多年並沒有過去。你的聲音忽然喚醒了許多親愛的回憶來。(他坐下來,一面做手勢要她也坐下。)

安娜 (站着) 我連向你發聲的勇氣也沒有了,我不敢說話,也不敢看你,你想,像我這樣不幸的女人還會向着像你這樣偉大的學者……偉人說什麼呢!……我覺得好像是站在皇帝的面前……我不曉得說我要說,我想說什麼話。請原諒我!

阿爾背脫 呵,親愛的安娜!沒有皇冠的皇帝,憎厭他所知道的一

切的學者，沒有兒子的父親；一個像你安娜，這樣靠着記憶生活的人，而且也許他所有的記憶——那些使他留戀着生活的記憶，還要比你有的更少；他到這兒來好像一個受傷的人，從戰場上退出來，到那個使他記起他離開了的故鄉的純潔的噴泉旁邊，求得一滴不會混着血的清水的祝福。

安娜

（好像失了知覺地靜坐着，仔細地帶着讚嘆地聽他的話，過後便

憂鬱起來。）你是個不幸的人！可憐的阿爾背脫先生！你有大的苦痛，我是知道的，所以我敢於幾次以一個不幸的女人的資格，送給你幾句安慰的話。我也有大的悲哀。也許沙基醫生已經告訴你了。我結了婚，過了兩年苦痛的生活，後來便死

了丈夫，在很短的時期中，我全家的人都死了；從此在這個世界上就只有一個孤零零的我，沒有親戚，沒有依靠。……然而上帝給了我安慰，使我信奉他，這個信仰使我活下去。而且我還有……另一個安慰我的東西。這就是對你的思念，阿爾背脫先生，你是我從來沒有——從來沒有忘記過的。

阿爾背脫（握着她的手）親愛的！

安娜（快活貌）親愛的呵，天呀，我現在纔覺得你真是<sup>！</sup>在這兒了，現在我纔相信我的眼睛了……（活潑地）告訴我：你什麼時候來的？你沒有遇見什麼人嗎？你怎樣找到我的住處？你一直到我這兒來的嗎？

阿爾背脫 不，我的安娜，我不是一直來的，我先去看了我多年來想見的那個地方……過後我又進了離這兒兩步光景的旅館……

〔安娜的臉常常向着他，爲的是不要漏掉他的一個字，她忽然很快地站起來，去取了桌上的墊子放在他的腳下，她的舉動恰像一個非常恭敬的，忠心的女僕。〕

阿爾背脫 不，安娜，你在做什麼？

安娜 喬治先生，天氣很冷……

阿爾背脫 不，決不——（他取開腳下的墊子放在她的椅子上，使她坐下。）我走去看了從前我放學出來時我們兩個一起談話

的地方。

安娜（興奮地，快活地）真的？真的？（然而立刻又爲自己的興奮和回

憶起的事情害羞，低下了頭。）我那時的舉動真不好。

阿爾普脫 不，安娜，你的舉動是好的。你正做着你的好心鼓動你的愛情去做的事，在你的愛情裏並沒有一點你的良心可以責備的東西。倘使事實不是這樣，那麼再看見那個地方，我就不會受到這樣的感動了。要是我的母親還活着的話，我一定要和她一起到那兒去。我好像在那兒看見了你，惶惑地戰抖着和當時一樣，我好像又感到了從前感到過的畏怯。我記得我從那兒出來，靈魂裏充滿了溫柔，好像就做了世界上的主



人，變成幸福的人，愛着生活中的一切，對我的友人，弟兄，以及一切的人都更和善起來；我在那兒，在你的影象的四周，我再看見了我十六年中的全部最美麗的希望，好像許多陽光一樣；在你身上，我看見了另一個阿爾背脫，我願意再變成這個阿爾背脫，這並不是因為他更年輕，而是因為他更純潔，更善良——這還是靠了你的力量——這是現在那個帶着謹慎和良心的責備來找你，求救於你的人萬分不及的。

安娜

（十分注意地聽他講話，不過漸漸低下她的眼光，她沈默了片刻，她用手蓋着眼睛，然後又把手放下）呵！上帝一定寬恕了我……不然我回想起當時的情形，便不會有現在這樣的感覺了。你是

這樣地好，你對我這樣地尊敬好像……我是什麼大人物的女兒——（沈默。她也沈醉在美麗的回憶中了。在以後的談話之際，兩人的頭略俯着，雙手放在膝上，眼光望着地上）我也曾幾次走過那條巷子。一走近那門前我就覺得呼吸不通了。（微笑，低着頭）……好像我還應該再進去似的。

**阿爾背脫** 我記得有一天早晨我看見那房門因了房東的死緊閉着，那時候我是多麼失望。

**安娜** 那是毛力先生，現在這房子是一個商人的產業。（帶着一種報告重大消息的興奮的聲音說）那個地方還會做過避難所。

**阿爾背脫** 有一天你失落了一捲紅線，從小籃子裏落下來，我過

了兩天便把牠帶給你……

安娜（微笑）我不知道我怎樣做的……那天早晨我的小妹並不告訴我，聖加爾教堂的牧師便走進來，那個時候，我非常害怕，你還記得這個嗎？他站着帶着不高興的面孔望了我們一會兒。我好像生了病似的。

阿爾背脫 以後五天內你都不會來過……

安娜 然而過後我便看見你非常憂愁地到學堂裏去！可憐的阿爾背脫……呵，寬恕我！我說的是那個時候的阿爾背脫。

阿爾背脫 也適用於現在的阿爾背脫，而且我非常喜歡聽到這個稱呼。

安娜 我只要遠遠地看見你，就是很幸福的了！我帶着熱烈的慾

望等着星期天，因爲在那天音樂隊演奏的時候，我有機會和你見面！那時候一看見你，我就想起許多事情，我非常感動。我那慈祥的母親總說我害病了，再不然便發狂了，因爲我一聽見音樂便要掉下淚來。

阿爾背脫 我記起了你的母親。

安娜 她是一個平凡的女人，稍微有點嚴厲，不過她却是良善的。

……她從沒有看出什麼來。（畏怯地，低聲問）你的母親，那位太太……她知道嗎？

阿爾背脫 她有點懷疑，因爲她看見我有時無緣無故地非常高

興這就是在和你談過話以後，而有時又無緣無故地沈默，憂愁起來。這就是在那些不會見着你的日子裏面。

安娜

呵，我不相信你會說這話！（她望着他，略停，她又把眼光移在地

上）我清清楚楚地記起你的母親來了！她這麼漂亮！在我看起來，她好像是皇后一樣。我在街上遇見她的時候，我的心就禁不住要跳起來。我想她一定認識我，而且在看我。我不好意思，好像她要向我說：——「這個穿得這麼破的窮人女兒怎敢……」我低下頭來，在她的身邊走了過去。然而我知道她是個善良的太太。呵，我多麼愛她！我真願跪下來吻着她走過的土地！她死的時候我也痛哭過。過後……你就走了……

〔阿爾背脫站起來，好像被苦痛的思想震撼了。〕

安娜（望着他，她也突然站起來，活潑地，忽然改變了面部的表情和聲音）以後，你不知道當我最初幾次聽見你的名字傳遍人口的時候，我是多麼快活；我想起你曾經愛過我，我就覺得幸福，又覺得驕傲。我慚愧我自己沒有一點知識；我便開始到星期班去聽一點課。有一個月我省下一點錢；我立刻就去買了一本你的著作；一本大書。這是論政治的書，我自然不懂。然而一想到這是你寫出來的東西，我就非常愛牠。我還保存着這本書；我去拿給你看罷。

阿爾背脫

（微笑着想阻攔她）不，我的安娜……

安娜 我要把牠拿給你看……（她跑到抽屜前，拿了書，雙手捧着，

表示尊敬的樣子，走回來；他們都走到舞台前面）這就是牠。（她在書面上吻了一下，然後讀着書名，雖然沒有困難，但讀起來好像在讀着她並不懂得什麼意思的不習慣的字句）『拉丁理想主義』（她翻開書，從裏面落下幾個信封來）喲！我的信！

〔阿爾背脫站起來拾信，然而她更快地把書放在椅子上，然後拾起信，吹去信上的灰塵。〕

安娜 這是你回答我的單純的祝福時陸續寄給我的紙條。我接到從你那兒來的每一張紙條的時候，我是多麼快活！我更快樂地工作，喫着我的小塊的麵包，心裏好像在過節一樣。

阿爾背脫 呵！安娜！從你的嘴裏說出來的每一個字對我都是極

大的溫柔，然而牠又使得我的心非常痛苦！

安娜 爲什麼呢？阿爾背脫先生。（她把紙條放在懷裏，然後拿起書）

人家說牠是這麼美麗……人家還說（用畏怯的、溫和的低聲

說）……阿爾背脫先生，你真不是——……你真沒有宗教

嗎？告訴我這是不是真的？像你這樣好的人，寫出了這許多偉

大的美麗的書籍的人，什麼都知道，都懂得的人，一定不會沒

有信仰！告訴我！如果你告訴我這不是真的，你是有信仰的話，

那麼我就是非常幸福的人！而且你自己也會是更滿足，更安

靜，在你的痛苦中也會有更多的安慰。阿爾背脫先生，你不會



因爲我敢於向你說這樣的話就生氣吧？

阿爾背脫 親愛的安娜，聽我說。我看見那個善良的人，那個便是在受苦時候也還是一樣善良的人，她寬恕了這個使她痛苦的人，一生永遠保存着她的初戀，便是在不幸與貧窮裏也依然保持着她那天使一般美麗的，純潔的靈魂，那個時候我的思想，我的心便自然地走到信仰上面去。

安娜 呵，阿爾背脫先生，你是在說我嗎？我是不配的。然而你給了我多大的安慰呵！……你千萬不要以爲……我真是可憐的，

（她跑去把書和信放進抽屜內，又走回來，阿爾背脫已經坐下，她便坐在阿爾背脫的前面，不住地說話，在說着以下的話之際，她是很活潑而

且帶着孩子似的快樂，但這是多少有點做作的，爲了安慰阿爾背脫，使他相信她現在的情形並不怎樣可憐。）我的需要是很少很少的！我替基亞利先生的工廠作工，做汗衫上的紐孔，一個星期可以得幾個法郎。我又給太太們做幾件繡貨。而且我又知道節省，需要使我學會了許多事情！譬如我的眼睛怕見煤油燈，油又貴，蠟燭也貴，好！我便自己做起蠟燭來；我找到了模子，又從禮拜堂的雜役那兒廉價買來蜜蠟，便把燃過的燭油和着蜜蠟倒進模子裏去；蠟燭做成了，每一支差不多可以省下一個銅板。（她從桌上拿了燭臺，微笑地指給他看。）這就是我的工廠的出品。酒也是這樣。醫生要我喝一點酒。我就買了葡萄來，

自然也爲了省錢，我便在盆子裏做好了葡萄酒。看那兒，（她指着小盆子）那就是我的酒缸。我什麼都學會做了：修鞋，我也會。呵，你們先生們是想像不到的。可是你看我是個多麼蠢的婦人，我竟拿這些小事來攪擾你。但是我覺得我應該全都說給你聽，爲的免得使你替我就憂，爲的使你安靜。你看我沒有錯嗎？你會原諒我嗎？

阿爾背脫 我可憐的安娜。

安娜 （見着他感動，便說）可是你要相信在我這個小小的世界中，我並不需要什麼，阿爾背脫先生；不過我仍然活得很好。（看見他在看沒有升火的火爐）你看我沒有火嗎？我真正用不

着牠。這屋子很舒適。而且我時時刻刻在活動，料理家屋的事。

阿爾背脫先生，不要替我耽心！

阿爾背脫 安娜……（躊躇地）如果我來要請求你給我證明

你對於我還保存着好的紀念……倘使我請求你作一次犧牲爲……的是使我……在遠處……不會再因爲想到……

你是過着……像你所告訴我的那樣的……生活而悲傷……

……而痛苦……

安娜（起先不懂得是什麼意思）呵！我懂得了！（害羞，低聲）不，不，

阿爾背脫先生……我謝你……我誠心誠意地謝你；然而那是做不到的。

阿爾背脫 安娜……倘使我求你呢？

安娜 不，不，不要說下去……你是多麼好！可是不要說下去。你使

我痛苦。

阿爾背脫 爲什麼呢，安娜？難道我現在不是你的老朋友嗎？難道

我不就等於你的哥哥嗎？那麼爲什麼呢？

安娜 我也不知道究竟爲什麼；可是這使我痛苦。不，牠不會再是

美麗的了，我不會再滿意的了。

阿爾背脫 我的安娜……

安娜 不要做聲，有人在敲門。

〔阿爾背脫站起來向右邊走去。安娜去開門。〕

第十一場 前人和賣菜婦人

賣菜婦人 安娜太太。（她把菜籃子放在地上，手裏拿着秤站着。）

安娜 我很抱歉……這時候我不能買了。

賣菜婦人 我特別爲了你纔走上來的。

安娜 （向阿爾背脫）你答應我就擱一刻嗎？……對不起……

（阿爾背脫點頭，應允。）

賣菜婦人 照平常一樣的嗎？

安娜 (從籃子裏拿出白菜來，放在秤上) 五個銅板是不是？

賣菜婦人 對不起，今天要賣六個了。

安娜 又漲價了！

賣菜婦人 在這樣冷的天氣，自然要漲價。

安娜 (賣菜婦人在秤菜的時候) 你的兒子呢？

賣菜婦人 很好，謝謝你。他剛剛帶着他的銅簫跑去了。有人來叫

他快快去參加工人音樂隊。好像有什麼要人……大家等待

着的那個了不得的大人物……來了……來參加明天的

紀念碑揭幕禮…… (安娜轉身去看阿爾背脫，他這時正沉溺在

思索之中，並不會聽見這兩個女人的低聲的談話。有人看見過他……過後據說他就不見了……現在大家都跑去找尋，看他究竟走進哪一家旅館去了。

〔安娜〕又望着阿爾背脫，賣菜婦人忽然看見了他，便把眼光定在他的身上，她起初驚奇，過後便表示一點疑惑，她猜想他也許就是那個大家正在找尋的大人物。

賣菜婦人（低聲）也許就是他罷？他怎麼會在這兒呢？

安娜（很快地拿起菜，放在衣箱上，把錢付給賣菜婦人）明天再來，

明天我也不會出去。明天見。再會！

賣菜婦人 再會！（她看了阿爾背脫許久，而且對他恭敬地行了一個禮，



這時候阿爾背脫剛剛轉過身子來看她。她走出。

第十二場 安娜與阿爾背脫

安娜 (多少帶一點激動，然而又是很快活) 呵，阿爾背脫先生，你知

道也很好。有人看見了你，認出了你。那個婦人告訴我，她的

兒子是音樂師，別人忽忽忙忙地叫了他去……參加工人音

樂隊……因為衆人等待的那位先生來了……這音樂是用

來歡迎那位先生……一定是來歡迎你的，阿爾背脫先生！

〔阿爾背脫做出厭煩的樣子；聽了這消息他一點也不關心。〕

安娜

（興奮地帶着快樂與畏怯）要是人家知道你是在這兒呢！

沒有人會想到的，誰知道人家要對你怎樣的慶祝呢？呵，你怎麼會這麼安靜，我真替你耽心起來了！呵，阿爾背脫先生！

阿爾背脫

（定眼向前面看）慶祝並不會使我快樂。我就要從這

兒帶去的憂慮，是沒有人能夠給我除掉的……安娜，只有你，

……只有你一個人才能夠除掉牠，而且只用一個字就夠了；

或者就一個字也不說，也可以的……（溫柔地，溫和地）只有

你一個人可以給我的眼睛改變一切，你可以使這一天變成

美麗的日子，要是你不肯的話，這一天就會變成我的痛苦的

日子了因爲在耳邊我會時常聽見責備的聲音，在心裏我會感到良心責備的針刺。（他望着她。）

〔安娜沈默不語，兩眼望着地板，面部表情說出了她的不可改變的意志和她的不能應允的遺憾。〕

阿爾背脫 我了解你的感情，牠是這麼優美……這麼高貴的！然而你答應了我的請求後所做的，不也就是同樣善心的行爲嗎？（望着桌子上面的繡貨）你給太太們做繡貨爲什麼你不給我的遠在美洲的女兒……做繡貨呢？

安娜 （帶着溫和的憂鬱的微笑）呵，好心的阿爾背脫先生因爲那不是……和我現在所做的同樣的工作。而且……我的這

可憐的眼睛……我能夠作工的日子已經剩得不多。

阿爾背脫（關心貌）那個時候呢……到了你不能够再作工

的時候呢？安娜！

安娜 那個時候……會有善心的人來照顧這個不能够再作工的人。『將來』並不使我恐懼。阿爾背脫先生，你不要替我設法。我知道我會在什麼地方和平地了結我的餘生。

阿爾背脫（沈思了一會，過後明白了她的語意）呵！不！我的安娜，決不，決不，倘使我還活着的話，我決不讓你有一個這樣的結局！

〔安娜急忙地做手勢，表示有人來了。〕

第十三場 前人與布魯尼

〔安娜跑去開門，一看見來的是布魯尼，就變得不快活了。布魯尼向前走了兩步，並不揚起帽子，只觸了一下。〕

安娜 呵……布魯尼先生！

布魯尼 （投了一瞥好奇的眼光在阿爾背脫的身上，並不去仔細看他，

再把他帽子觸了一下；過後用令人討厭的聲音說）汗衫呢？

安娜（畏怯地）我今天託人到廠主那裏去請求他再寬容一

天，因為我的眼睛痛……

布魯尼 已經過了四天了。

安娜 我明天可以把所有的東西一起送來。

布魯尼 也許會弄到後天，或者下星期的。這眼睛痛的事情未免太多了。

〔阿爾背脫做出嫌厭而且不能忍耐的姿勢。〕

安娜 我可以帶來醫生的證明書……

布魯尼 這也不會使工作變快的。基亞利先生已經很夠了，他派

我來向你說；如果你不盡力把東西早些送去，他就要和你說

再會了。

安娜 基亞利先生是一個善心的人；他不會連我的這一小塊麵包也拿回去的，因為我病了。他這一次多少也還有點憐憫心的。

布魯尼 工廠不是慈善機關。

〔阿爾背脫在這時以前並不看布魯尼。他感到苦痛，好像這是他自己的屈辱。他很難自持，便嫌厭地掉轉身好像要說話似的。〕

安娜 （做手勢請求他不要說話）不，阿爾背脫先生，他們是可以原諒的；有時候他們是被人家騙了……（向布魯尼）請告訴基亞利先生說，無論如何我今天要縫完，明天一定給他帶



來。

布魯尼（粗暴地）唔，看着罷。（他看了阿爾背脫一眼；阿爾背脫用眼睛盯着他；布魯尼本不願揭下帽子，然而在阿爾背脫的堅定的眼光下，他好像不能自主地粗暴地脫下了他的帽子。）

安娜（走到站在門前的布魯尼的身邊，低聲說）明天，我答應你明天。

布魯尼（因為非本意地給阿爾背脫脫了帽，便惱羞成怒）當心，因為基亞利先生……不喜歡什麼保護人的！（他走開了。）

〔安娜站着不動，好像被這句話傷害了；過後她搖着頭，對於那個剛纔給了她以惡毒的侮辱的人，她有着一種痛苦的憐憫的感覺；她鎮靜

了她自己的面貌，走回到阿爾背脫的身邊，想求他原諒，她使他見到了這種不愉快的景象。

## 第十四場 安娜與阿爾背脫

阿爾背脫 (跑到安娜的身邊，拿着她的手興奮地引她向前) 呵，我

的安娜！我在受苦刑。那麼，人家就這樣地對待你？這就是你的生活？熱血在燒我的額！我不能夠再忍受下去了！這記憶會撕碎我的靈魂，我的安娜，我請求你！

安娜 (苦痛地) 阿爾背脫，我不能夠，我也不應該。

阿爾背脫 安娜爲了你從前對我有過的戀情，爲了你和我在這

三十年中所受過的一切苦痛，在你也愛過的我的母親的名義下，我苦苦地哀求你！

安娜 我求你爲了愛上帝的緣故，我求你不要固執着，不要使我哭；請你哀憐我！

阿爾背脫 然而是我——我的好安娜，難道你不懂得嗎？——是我，你的可憐的阿爾背脫，我應該來求你的恩惠的；是我，我需

要着你的哀憐；是我，我來哀求你的調濟！

安娜 呵，天呵，這是什麼話……可是，不，不，你要作這個犧牲；你還應該慷慨一點。

阿爾背脫 我不能夠！

安娜 可憐我罷！

阿爾背脫 （很快地捏着她的雙手）無論如何我要做的……我

願意！

安娜 （感到大的快樂和感激）呵，親愛的阿爾背脫（立刻又用大的力量說）我會更早地餓死了！

〔阿爾背脫放開她，做出絕望的動作。〕

安娜 （跪在他的面前，握着他的雙手）不，不寬恕我，我說得太過了，我是個忘恩負義的女人。然而這是因為我十分愛你，因為我非常尊敬你，因為我願意所有的記憶都要像過去那樣地

美麗，那樣地親切，因為我願意我常常用安靜快樂的心來想起你，恰如想到上帝一樣！我現在誠懇地哀求你！

阿爾背脫

（感到深切的痛苦，然而也忍住了）你是不錯的。站起來。

是我，是我應該跪下來。安娜，是我不好，我不該來和你再見面。我現在要卑屈地走了，（她做出一種動作。）可憐的女人，這並不是因為你的拒絕，這是因為你的心的偉大，那是我從前不會認出來的；這也是因為你的生活的純潔，這使我想起我的生活而慚愧到無地自容。

安娜

不要說這個。這不是對的，不是真的！

阿爾背脫

是真的。我不自覺地來到你這兒，為的是向你說這句

話。這一點鐘來這句話就從我的心裏出來了。我究竟說了。我不能夠再向你說比這更真誠更正當的話。這應是最後的話了。永別了。

安娜——永別了？（這個「永別了」好像什麼料不到的消息打動了她的心。）你要走了！（她向四周一看，好像自己的孤寂的思想第一次來擾亂了她的心。）我要孤寂的留着……我從此不會再見着你。

〔阿爾背脫不言語。〕

安娜（明白她不應該而且不能夠留住他，她做出忍耐與堅決的姿勢）  
那麼……永別了！（她走到他的身邊，握着他的雙手，鎖住自己的

感動用絕大的溫柔向他說）在你的偉大的事業中……在你的榮譽中……在你的慶祝中，請你還記起我幾次。倘使你還有什麼悲哀的時候，請你想着：遠遠地在一間貧窮的屋子裏，還有一個不幸的無名女人在想着你，在禱祝你的健康，而且一心一意地願意犧牲她一生中剩下的微少的日子來減少你的一點鐘的痛苦。

阿爾背脫 不，安娜，你要活着。在我，你必須活着！

安娜 我不願意活。你呢，不錯，你是康健，強壯，而且你還可以做那許多好事。所以上帝要留着你。我要先去的，不久就要去的，因為我是一個對這世界毫無用處的不幸的生物。然而我直到



我斷氣的時候，我還要爲你禱告的。

〔阿爾背脫握着她的手，憂鬱地把這貧窮的，陰鬱的屋子的四處看了一下。〕

安娜（明白他的意思）呵，不要怕，阿爾背脫先生，只要我還有生命的時候，我總要勇敢地活下去的，就是這樣孤寂，完全孤寂，也不要緊。我要快活。一想起你，工作似乎就變成更美麗的了。我只當你永遠在我的身邊，就在這時候一樣。

阿爾背脫（看着她的雙眼，憂鬱地說）永別了——我的安娜！

安娜 我使得你痛苦，可憐的阿爾背脫，你肯寬恕我嗎？爲了證明你已經寬恕了我……請你接收……（剛說到這裏，從不遠的

地方送來了音樂聲，然而由於曲巷的緣故，聲音傳來就成了窒息的聲音。安娜閉着口靜聽。過後她又快活地叫起來）阿爾背脫先生，這是爲着你奏的！他們找到了那個旅館！他們願意看見你！（她把手壓在自己的心上）呵，天呀，我的心怎麼跳得這樣厲害！……阿爾背脫先生，還有一句話爲了證明你已經寬恕了我，請你接收我的這個紀念品，（她跑到衣箱前，在花盆裏摘了小小的一朵花，又走回來）這是聖母的花，我真正可以送給你的。你要把牠放在你的書裏，不是嗎？放在一本你著的美麗的書裏，讓牠留在那兒。過後你就可以不必再想到牠。然而我知道牠是在那兒，在你的家中，在你的身邊，也就是在我的思想的附

近。

阿爾背脫 我的親愛的安娜！我要把牠放在我的母親遺留下的

紀念物的旁邊，牠將永遠留在那兒。

安娜 允許我把牠給你插在這兒，（她指着他的外套的最高的鈕孔）

牠很小，所以人們驟看便看不出來。而且我要把牠放在後邊的下面。（她把花放進鈕孔裏，她忽然看見鈕扣垂了下來）呵，看罷！

鈕扣落下來了。讓我快快地給你縫起。

阿爾背脫 我不能夠答應你——（阻攔她。）

安娜 呵，阿爾背脫先生，我請求你請讓我這樣做罷，你不知道這

對我是多大的快樂！

阿爾背脫 安娜，我不願意不

安娜 (憂鬱地) 然而爲什麼呢？你的母親也會這樣做的。爲什

麼我不呢？你使得我悲哀！讓我得着這樣的滿足罷！

〔阿爾背脫帶着憂鬱的微笑答應了。〕

安娜 (快樂地) 你是多麼良善！我謝謝你！(她跑到桌子旁邊，把線

穿過針孔裏，急忙跑回來，在阿爾背脫身邊，口裏不住地說) 呵，你萬

想不到我做這件事，有多大的歡喜。(她開始縫着鈕扣) 你萬

想不到……請忍耐一下……你實在不能夠這樣子就走到

街上去的……再等一刻就弄好了……(她激動起來，爲了要

縫得快，她一個不小心把針刺進了手指頭，血流了出來，她又快快地

縫)沒有什麼……我稍微有點激動。(她的聲音裏帶着快樂和哭聲的抖動)我好像在做夢……好像我從前也做過這件事……我不知道好像有什麼事應該由我來做……那是我的義務……照料你的衣服……你出去的時候把牠刷乾淨……你回家的時候把牠放回原處……問你走哪兒去了來……問你做了什麼事……好像這就是你的家……好像你永遠在這兒……好像……(她忽然哭了起來)呵!我是多麼愛你……阿爾背脫!我是多麼愛你!(她丟了針,把她的頭放在阿爾背脫的懷裏,一面哭着。)

〔阿爾背脫說不出話來,他低下頭把他的面頰靠着她的頭。〕

安娜 (突然醒了過來) 我的頭在什麼地方? 上帝寬恕我! 你也要

寬恕我! 我忘記了你是誰, 我是誰! 我使得你不快活! (她把手放在額上) 請寬恕我使你過了這一點鐘憂鬱的時刻。

阿爾背脫 (熱烈地, 莊重地) 不, 我的安娜, 在這三十年中我從來沒有過像你今天所給我的, 如此溫柔的聖潔的感動的時刻, 你這個哀求着我的寬恕的, 可憐的聖潔的人!

安娜 呵, 阿爾背脫! 如果這是真的, 你就應該想到善良的上帝, 相信「他」(她跑去把手指放在聖水內, 快快的跑來在他的額上, 胸上畫了十字) 這是你的安娜的最後的請求。

阿爾背脫 (走近門口) 永別了!

安娜 (忽然看見帶着線的針還懸在鈕扣上) 呵! 我把針懸在鈕扣

上了! (急忙用眼睛四望, 用手摸身上, 想找剪刀, 但找不着, 便快快向他跑過去, 埋着頭。用牙齒咬斷了線。這最後的表示愛情和卑屈的舉動使得阿爾背脫非常感動。在她還不會擡起頭來時他突然用雙手捧着她的頭。使牠仰着, 當着她的臉叫道:

阿爾背脫 呵, 我的好安娜呵, 我的愛呵, 我的妹妹! (他熱情地在她的額上吻了三次。)

安娜 多謝! 多謝! 多謝!

[阿爾背脫做出最後的「永別」的姿勢, 便去了。]

安娜 (向門撲去) 願上帝與你同在! 願上帝保佑你! 願上帝降

福於你！（她走回來，蹣跚了幾步，好像在夢想什麼似的，把手放在額上，這其間那在全場裏不曾停止過的音樂聲漸漸地去遠了；過後她因為太感動，失去了力量，支持不住，倒在椅子上坐下了，舉起眼睛向着天看，臉上因快樂與感激而發亮了）呵，天呵，我感激你……現在我就是死了，我也是滿足的！



庫文小譯翻

種一第

# 花之客過

印翻准不 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三十九年九月  
初版  
再版

著者 亞米契斯

譯者 巴金

發行者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鉅鹿路一弄八號  
重慶民國路一四五號  
漢口交通路二十四號  
成都祠堂街八十四號

定價 二元

87

101095

8/10



28